

城市的记忆

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

许纪霖 罗岗 等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城市的记忆

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

许纪霖 罗岗 等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 / 许纪霖,
罗岗等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7
(都市与文化文丛)
ISBN 978-7-5458-0399-0

I. ①城… II. ①许…②罗… III. ①城市文化—文化
史—研究—上海市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721 号

责任编辑 马 睿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邵书径

本书为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研究院规划项目

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

许纪霖 罗 岗 等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9×1194mm

印 张 9.87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399-0/K·57

定 价 30.00 元

目录

第一章 上海的多元文化传统与城市性格/1

- 一、全球化中的上海认同/3
- 二、多元的中西文化传统/7
- 三、上海文化性格的两歧性趋向/12
- 四、上海的城市文化精神/23

第二章 上海城市文化传统中的“江南”/27

- 一、江南商业文化的流变/30
- 二、“鸳鸯蝴蝶派”的“上海经”/36
- 三、“新感觉派”的“老城厢”/45
- 四、海派女作家的“江南梦”/54

第三章 印刷现代性与上海启蒙文化/64

- 一、清末民初的印刷技术变革与文化生产/67
- 二、印刷现代性的展开与启蒙文化的传播/86
- 三、知识与生产:未完成的启蒙规划/106

第四章 都市新感觉:现代上海的消费文化/109

- 一、新城市与新感觉/111
- 二、电影和上海恋情/115

三、夜上海/125

四、新时空和“物”的胜利/135

五、“最好的”与“最坏的”/149

第五章 建国初期上海媒体的改造与“新文化”的建构/156

一、建构上海媒体的新秩序/157

二、“媒介共同体”的重组与分流/168

三、秉承与革新:新旧文化之间的博弈/180

第六章 1949 年革命与城市生活风格的变迁/194

一、上海生活风格的多元性/194

二、解放后上海生活风格的改变/207

三、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反抗”/225

第七章 城市空间再生产与社会主义新传统/230

一、对城市空间的改造与争夺/234

二、新城市空间的再生产/251

三、中心与边缘:社会主义城市的内在矛盾/270

第八章 “怀旧”的背后:城市文化传统的当代选择/282

一、“中产阶级”与上海的“新形象”/283

二、“上海梦”:中产阶级文化的前世今生/293

三、城市、公寓、酒吧:当代上海的空间表述/301

第一章

上海的多元文化传统与城市性格

2010 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使上海再度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本届世博会的主题,与城市相关: better city, better live(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什么是美好的城市?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在全球化的今天,所谓的“美好”也愈来愈趋同,愈来愈同质化。然而,世博会的举行,让全世界的城市云集上海,展示的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美好”,而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美好”。好的就是独特的,好的城市就是既具有现代的普遍气质,又具有本土的文化特色。

作为东道主城市的上海,呈现了什么样的“好”给全世界看?一个城市的建设,不仅受到各种硬件设施的制约,同时也受到软环境的制约。这个软环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与精神性格。

作为城市的上海历史,从 1843 年开埠算起,至今不过 160 多年。比较起西安、北京、南京等国内许多大城市,她比较年轻,或者说是一个正当盛年的城市。一个城市,不能太年轻。过于

年轻,缺乏阅历,没有历史,也没有文化传统的积累;也不能太古老,过于古老,历史背负太沉重,要创新也难。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了解一千年的中国,要去西安;了解五百年的中国,要去北京;了解一百年以来的中国,请来上海!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之中,上海是最典型的都市。上海的诞生、崛起与发展,与全球化的历史、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紧密相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高速起飞,上海扮演了龙头的角色。为什么一度停滞不前的上海,只要给她政策和机会,就会迅速崛起,梅开二度,惊艳世界?有一位欧洲的著名评论家,将上海的崛起归结为三个要素:强势政府、国际资本和海派文化。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新崛起,与强势政府的主导、国际资本的涌入密切相关,但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海派文化。

那么,海派文化究竟是什么?上海的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海派文化的说法,最早来源于国画和京戏。在清末民初,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的画,被称为画坛上的海派。而在京戏之中,常春恒、盖叫天、周信芳,与传统的京派主流风格不同,更多一些创新,也被称为海派京戏。正因为有北京这个“他者”,上海的国画和京戏才被定位为海派。何谓海派?当年的北平的作家沈从文称之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1]鲁迅则将京派称为“官的帮闲”,上海则是“商的帮闲”。^[2]这是七十多年的一场争论,海派文化从此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的定位上。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是海派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

事实上,在海派文化之中,有非常复杂的各种互相对立、互相冲突和互相渗透的元素。这些多歧性的元素,包括外来文化与本土文

[1] 沈从文:《论海派》,载:《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2] 鲁迅:《“京派”与“海派”》,载鲁迅:《花边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14页。

化的不同,外来文化之中,还有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的区别,而西洋文化之中,又有清教徒文化与拉丁文化的紧张;在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之中,充满了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与波希米亚(流浪文人)两种基因的对峙,以至于最后融合成上海独特的“小资”情调;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海既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历史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被人讥讽为“崇洋迷外”,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

如此多元、复杂的文化历史传统,使得对上海城市文化传统的定位,很难用一两个单一的概念可以概括,必须仔细研究和分析这些互相对立又彼此渗透的文化要素,才能对上海的多元文化传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从而真正理解什么是上海的城市文化性格。

一、全球化中的上海认同

上海的历史很长,但上海的城市意识出现得很晚。上海从1267年(宋代)设镇,1292年(元代)设县。过去的上海,只是松江府下辖的一个小县城。1843年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开埠,上海才成为上海,慢慢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认同。上海自我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确立的。通常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所到之处,都与本土文化产生冲突,本土文化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失落和焦虑,但上海却非常独特,上海的文化身份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得以确立。这在中国是一个特例,中国的其他城市很少这样。

上海的经验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它使得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分析

模式,如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模式通通发生了问题。这样的二分模式用来研究上海的文化传统显得相当的无力。上海在中国是充满洋化,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她很西化,上海在国人眼里就是“西方”。上海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尤其在近代是作为一个另类存在的。清末时期,上海地方社会领袖、著名的绅商李平书去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很欣赏他,临走时拍拍他的肩膀:“你不像一个上海人”。(“君为上海人,胡异于西人”)^{〔1〕}这是李鸿章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对一些国人来说,上海是令人羡慕的物质繁荣、现代文明之地,但对另一些国人来说,上海显得非常的堕落和可怕。尤其是那些具有浓厚传统情结的人,经常批评上海灯红酒绿,藏污纳垢,堕落得很。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讲到上海就颇为不屑,是一个“非我族类”的夷化之地。但内地许多羡慕现代化生活、羡慕西洋的青年人和老百姓,没有机会出国,都有一个梦想,想到上海来看一看心目中的“西洋”和“现代”,看一看什么是摩登的城市和现代的生活。

但对西洋人来说,上海却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很东方化的城市。如今我们在上海市面上看到的许多廉价印制的二三十年代的月份牌,贴在同样廉价的餐馆、咖啡馆和酒吧里,人为地营造出一种上海怀旧的氛围。在这些月份牌里,大多是一些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少女少妇。最典型的是当年获得远东运动会游泳金牌的杨秀琼为主角的自行车广告。在中国式的宝塔山下,这位当年风头不逊如今刘翔的“美人鱼”身穿短袖运动衫、运动短裤,洋溢着诱人的青春朝气。她代表的气质和这幅月份牌反映的少女形象,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如果说是东方的,如此带有青春气息、甚至有点性感的身体与精神状态,显然不是传统中国仕女的形象。假如说是西方的,又偏偏是黄皮肤黑头发,一个典型的东方女孩。这样的形象,非常上海,你无法用通常的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模式去分析她。东方与

〔1〕 参见李平书:《李平书七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要素,完全融合在一起,获得了一种中国的现代性,东方的西洋化,这就是上海,这就是上海的文化。

当今上海最著名的地标——新天地也是如此。新天地究竟代表西方还是中国?凡是到过新天地的人都发现,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模式在新天地里面完全被解构了。新天地酒吧区由上海石库门民居改造而成,它整个建筑结构和外在景观完全是中国的。但当你走进去,会发现里面的酒吧、咖啡馆、夜总会、餐厅、时尚店等等,与在纽约、巴黎所见到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加了一个本土化的文化包装。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新天地里的星巴克。星巴克是全球连锁的咖啡馆,新天地的星巴克卖的咖啡、星冰乐和蛋糕,经营的模式与整个流程与其他国家、其他城市任何一家星巴克通通一样,让游客们有一种走遍天下逢知己的亲切感和信任感。但新天地的星巴克却有上海的特色。它将两座石库门打通,营造出一种“本土化”的氛围。石库门建筑,如今被认为是上海城市建筑的“母体”,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典型的上海租界中的华人民居。太平天国革命席卷江南之后,地主们在乡下呆不下去了,纷纷带着细软逃到上海的租界。家里有点钱财怕贼盗偷抢,于是仿照乡下的高墙深宅盖起住所。但租界那时已是寸金之地,他们不可能像在乡下一样把房子盖得那样宽敞,有三进、四进、五进。不能在平面扩展,只好向天空扩展,于是就有了二楼三楼。他们仿造欧洲的连排屋(townhouse),一家紧挨着一家,门对着门,形成一条条弄堂,于是成就了上海民居的典范石库门。石库门建筑是中国本土的,也吸取了西洋建筑的元素。更重要的是,两种完全不相干的风格在上海得到了融合。

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上,上海与北京不一样。北京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范,是按照天人合一的模式建造起来的帝国都城,无论城市形态,还是建筑风格,都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当西洋之风来到北京,便与中国本土的文化发生相当的冲突。在北京,最好的建筑不是纯西洋的,就是纯

中国的。比如北京的四合院,是纯粹的国产,很美,很大气。而这几年新盖的“鸟巢”(国家体育场)、“水立方”(国家游泳馆)、“鸟蛋”(国家大剧院)、“大裤衩”(中央电视台)等,又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实验作品。而那些试图融合中西风格的建筑,比如国家图书馆、北京西站等等,却受到建筑界、舆论界的批评,说它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它们来个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结合,东方与西方融合。但结果搞成一种拼凑式的玩意,西洋的主体结构上面戴一个大檐帽,即中国的琉璃瓦,看上去非常别扭,这就使东西方两种元素在北京产生相当的冲突和紧张。但在上海,从历史到当下的许多建筑,特别是以新天地为代表,都把这两个元素融合在一起。这是上海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即融合中西的传统。这与上海开埠以后的自我认同有关系。

近代的上海是一个最典型的移民城市。上海开埠以后,从本地人的上海,演变为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成千上万的外来移民来到黄浦江畔,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试图改变命运。绝大多数的上海人,祖籍来自江浙、安徽、江西、福建、广东以及北方,这些新移民形成了新上海人。新上海人一开始还是支流,很快便成为了主流。原来的上海人不再被认为是上海人,而被称之为本地人。

那么,什么才是上海人?在近代,所谓的上海人是有特定含义的,特指能讲上海官话的,还能讲几句洋泾浜英语,见过几分世面的人才被称为上海人。他们讲的上海话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上海话。今天的上海话与老上海话比较,相当生硬,而且粗鲁。而老上海话,因为受到吴依软语的影响,比较柔软和斯文。在1940年代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当代的港台电影《海上花》、《色|戒》中讲的上海话,就是这种老上海话。会讲上海官话的,才是真正的上海人。而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却被贬低为本地人。而本地话,比如闵行区、崇明人和浦东人说的本地方言,反而是受歧视的。判别是不是上海人,一般以语音为标准,

这叫做“语音中心主义”。在上海的许多大学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从上海郊区来的同学,一般都不说上海话,而与外地同学一样说普通话。这是因为上海城里语音等级太重,只要你的上海话中带有一点土音,就会被城里的上海人歧视,或者有自卑感。许多第一代新移民,特别是江浙移民,到了上海之后,拼命地学上海话,以讲上海话为荣。几年以后,他们的上海话讲得像上海人那样标准,他们就感觉自己已经融入了上海,被上海接纳,是真正的上海人了。

为什么上海话如此高傲,自以为高人一等?这与上海人骨子里认为自己是文明人有关。上海人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称为“乡下人”。所谓的“乡下人”,不一定真正来自农村,他可能来自南京,来自武汉,甚至来自北京。但在一些上海人看来,他们不懂时尚,没见过世面,更缺乏文明。在他们看来,上海人与外地人的区别,是所谓的“文野”之分。自以为像洋人那样,经过近代文明的洗礼,是文明的、开化的、有教养的、领教过世面的,懂得时尚风情的。而所谓的“乡下人”还处在未开化的阶段。这种自以为是,以洋为重的上海人意识,背后有一种文明发展的历史目的论。晚清以后,日本的福泽谕吉的文明三阶段论,经过梁启超的鼓吹传入中国,与进化论一样影响巨大。历史就是按照“野蛮——半开化——文明”的三个阶段进化的,脱亚入欧,脱土入洋,成为国人的目标。而最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人,便自以为是国人之中最文明、最先进的城里人,将其他地方的人都视作未开化的“乡下人”了。

上海人的自我认同,一方面与全球化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相区隔。这些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形成了上海独特的身份认同,上海人因文明和开化而高傲,也因过于自恋而遭人诟病。

二、多元的中西文化传统

上海的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近代上海的文化传统,受到

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外来文化究竟是什么?就像外滩有万国建筑、上海有法租界、公共租界一样,影响上海的外来文化也是非常复杂的,有西洋的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和犹太的文化,也有东洋的日本文化。世界上各种异域文化在近代云集上海,共同塑造了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传统。

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宗教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自从马丁·路德新教改革之后,欧洲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宗教传统,一个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天主教文化,另一个是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基督新教传统。这两个宗教虽然同种同源,但内在的精神差别很大。先看基督新教,按照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思·韦伯的分析,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在西欧产生,这背后有个宗教渊源: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教。新教传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乃是强调“入世禁欲”。过去基督教传统都是以“出世”、追求“彼岸世界”为终极目标,世俗社会的生活不值得留恋,更没有成就感。新教改革之后,新教使人对人生的理解发生变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在世俗生活中尽量表现自己,谁表现的最好,就可证明自己是上帝最好的选民,就有可能进入天国。新教的这一变化使得新教国家如英国、荷兰、德国的民众不再认为现实的世俗生活是堕落的生活。在世俗生活里拼命工作,拼命积累财富,这都是为上帝而工作,证明你是最好的教徒。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新教伦理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新教国家的人民都特别拼命,特别有奋斗的精神,特别有职业精神,将世俗的职业视为一种神圣的志业。而且还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工具理性,计算投入产出,追求行为的效益,这就是新教的传统。

新教传统在上海文化精神中表现十分突出。在中国人当中,上海人对工作最为敬业,非常拼命。上海的城市节奏,要比其他城市要快很多,许多新移民到上海来,起初碰到的最大困难,不是饮食吃不惯,而是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太快,跟不上。甚至走路节奏也跟不上。上海人还有一

个特点,是工于算计。上海人处处体现出这种精明。朱镕基当年在上海当市长,批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这个“精明”,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小地方算得很精,但在大的价值目标上,未必高明。在六七十年代,全国买粮食都要有粮票,其他城市最小的粮票是一两,唯独在上海有半两的粮票,可以买一根油条。上海人都是从小处来计算,计算到一分一厘。这种精神背后体现出的就是新教中的工具理性。

从好的方面看,上海人在全国相对来说最有职业感,比较讲信用。改革开放刚开始时,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谈生意,发现和上海人最难谈,上海人总是要和你纠缠半天,他们不仅要算计自己能赢利多少,还要算计你能赢利多少。上海人虽斤斤计较,签的时候纠缠很久,但合同一签下来,就比较讲信用,能按照合同来办,上海反而是一个效率最高的城市。这些东西都是新教传统留下的。新教传统不仅上海有,香港也有,因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比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上海的新教传统在1949年以后中断了四十年,到1990年代以后才重新发扬光大,但香港从来没有中断过,敬业精神远在上海之上,上海落后了。

但与上海相比较,香港只有一种新教精神,却缺乏另外一种文化的平衡。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英美文化影响很大。上海是多国的殖民地,除了新教文化之外,还有天主教文化。天主教传统大多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拉丁文化国家。新教文化讲究简单、实用和效率,而天主教文化更注重艺术、完美和情调。近代的上海有两块租界,一块是英美共同管理的公共租界,代表着基督新教文化,另一块是法租界,更多的是拉丁文化。英美租界商业发达,大银行、大商场多集中于外滩、南京路一带;法租界重生活情调,从八仙桥到徐家汇,以霞飞路(今天的淮海路)一带为中心,几百幢欧化风格的别墅公寓,几万欧美外侨云集于此。虽然法国侨民相对来说人数不多,但多是神父、修女、教授、医生、艺术家,他们带来了高雅的拉丁文化,提升了上海文化的品味。拉丁文化孕育了一

批上海的文化人,比如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这些新感觉主义派,他们大多在震旦大学求学,精通法文,深受拉丁文化的熏陶。

在拉丁文化之中,浪漫、超脱、伤感、颓废,与基督新教中的理性、世俗产生很大的反差。上海人之所以有小资情调,很大程度上渊源于此。在上海文化传统之中,既有紧张的一面,又有潇洒的一面,既有世俗的一面,又有超脱的一面。这在香港文化中是没有的。香港人工作很拼命,但他们缺乏浪漫的一面。不少上海的商人都喜欢写诗,比如分众传媒的老总江南春,毕业于中文系,原来想当一个诗人,后来发现中文系里面诗人太多,自惭不如,于是愤而改行经商。经商成功,成为排名前二十的中国富豪之后,依然梦想总有一天金盆洗手,重新做一个诗人。江南春是上海人,少年时代在原来的法租界长大,自幼的环境熏陶使得他气质上有两面性,想当一位既能赚大钱、又擅长诗书琴画的儒商。一位香港的学者说过:在上海,诗人被认为有情调,有品味,但在香港,会被别人认为有神经病。因为香港只有一种传统,因此文化上比较单一,而上海有多种互相矛盾的元素平衡,反而形成了难得的张力,使这个都市多姿多彩,富有吸引力。

上海不仅受到欧美的基督新教、天主教的影响,而且还有犹太教、东正教文化的传统。在二战期间,上海是全世界唯一的不需签证、容纳犹太难民的城市。犹太人聚集区,一个在虹口的提篮桥地区,另一个是静安区以西摩路教会堂(现为上海教委所在地)为中心的陕西北路。在外国侨民之中,犹太人最会做生意,是最有势力的侨民群体,他们拥有上海租界的大部分财富。俄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容低估,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国贵族逃到上海,形成一个可观的白俄群落。最高的时候有十万白俄在上海居住,而后来定居在上海的,也有两万多名。在新乐路上白俄们有自己的东正教堂,在汾阳路上竖立了普希金铜像。更重要的是,白俄侨民们带来了俄化的法兰西文化。俄国上流社会当年完全法国化,讲法语,崇尚法国文学和艺术。白俄流落到上海之后,将法国文化带到上海,

在上海开咖啡屋,卖面包、西餐和时装,而且教授音乐、美术、舞蹈、诗歌。上海的拉丁文化传统主要不是法国人,而是由白俄带来的。19世纪俄国文学的作品,在上海大量被翻译成中文,其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激进的民粹主义传统,影响了从左翼到自由派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而在虹口的公共租界,当年又是日本人的天下,最高峰的时候,有近十万日本侨民生活在上海。在今天的四川北路底、山阴路、溧阳路一带,具有强烈的东洋风格,被称为“小东京”。

在上海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之中,如此多元、丰富的国际文化参与其中,使得海派文化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这个世界主义,不是单数的世界,而是复数的世界,是东洋西洋八面来风的世界。在全球城市之中,如此的世界主义,也为数不多,而近代上海,在文化的国际化方面,超过了香港和东京,首屈一指。

近代上海的文化传统虽然洋风很盛,但上海依然有自己的本土文化。任何外来文化,若要在中国扎根,至少在一开始,需要本土的文化土壤予以呼应,西方文化只能起“催化”作用,在外来文化“催化”之下,本土文化之中原来可能并非占主流的一些要素,重新组合,“发酵”为主流文化。

近代的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但主要是江浙的移民。上海的本土文化,主要是明清以来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理性的传统,另一个是才子佳人的传统。清代考据学的重心在江南,浙东学派、徽学、常州学派、扬州学派等等,按照胡适的说法,清代考据学具有近代的科学精神,注重理性,讲究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江南的士大夫相对来说比较理性,有学究气,也注重时效,晚清的经世致用传统与常州学派有非常密切关系。^{〔1〕}

〔1〕 参见艾尔曼:《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另一方面,江南也是才子佳人的故乡,江南多文人才子,也多红粉佳人,越剧在各类地方戏剧之中恐怕是最阴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缠绵动人。明清之后,江南的士与商有互相融合的趋势,商人们附庸风雅,饮酒作诗,把玩书画,以儒商自居。士大夫们也离开乡野,云集扬州、苏州、杭州这些商业都会,享受世俗的奢华生活。〔1〕

江南文化留下来的这两种传统,到近代以后与外来的两种西方宗教发生了奇妙的对应和接轨:考据学派的理性传统与基督新教文化结合,形成了上海人特有的理性、世俗和实干精神;才子佳人的浪漫温情与天主教中的拉丁文化发生化学反应,使得上海人对生活比较细腻精致,懂得享受生活,享受艺术,日常生活审美化。

上海所拥有的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多元传统,是上海珍贵的历史遗产。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如此多元、丰富和精彩的文化遗产。上海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可以说得天独厚,天时地利。这使得海派文化不是单一的、同质的文化,在她的内部,有异常丰富的内涵,有多种趋向发展的可能和张力,这正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所必须具备的文化底蕴。

三、上海文化性格的两歧性趋向

上海城市文化传统的多元性,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性格并非海派文化所概括的那样单调,而是有着某种两歧性的趋向:上海是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滥觞之地,同时又是精英的启蒙文化重心;上海文化之中有布尔乔亚文化的理性、保守和中庸,也有波希米亚文化的浪漫、越轨和反叛;上海是世界主义的大都会,又具有偶尔爆发的民族主义能量。雅文化与俗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与边缘文人的文化、世界主义的文化与民

〔1〕 参见巫仁恕:《品味奢华》,中华书局2008年版。